

## 新民晚报

花阴凉儿,是北京特有的词儿,因此必须“儿化”。

跟花阴凉儿近似的,有树阴凉儿,树有大小,但在夏天日照下总得能遮阳才行,所谓“树大好乘凉”,“前人种树,后人歇凉”就是了。树越老,荫庇越大。遥想蒲松龄当年,就是在官道路口大树下,借着阴凉儿,摆上桌椅,茶壶水碗,招待过往客商贩夫走卒,一边饮茶止渴,一边留下故事新闻,既是道听途说,何妨说狐道鬼?

花阴凉儿不一样,顶多让一只慵懒的花猫卧下打盹吧?

所以树阴凉儿可与人共,花阴凉儿却是只能个人独享的。

我生之初,对世间万事万物的命名,都是从母亲那儿听来的,我格外欣赏“母语”之说。我小时候知道,树阴凉儿是泛指所有在阳光下有树影的地方,而花阴凉

儿,我长期认定只是指我家外院南墙底下那一溜花草草呢。

沿着南墙,有一棵榆树,两棵枣树,其中一棵白枣,一棵嘎嘎枣,树底下的制高点,是青砖垫起来的一个豆青色鱼缸,没养鱼,养

## 花阴凉儿

邵燕祥

着一棵出水挺拔的慈菇。孩提时候,不住高处看,眼目所及,更多是低矮处的草花,有盆里种的,如姐姐的指甲草(学名凤仙花),就地种的,有牵牛,有草茉莉,一早一晚都会开花。现在回想起来,它们的自然地位极低,又处墙脚,成天不见直射的阳光,倒也持续起着光合作用,绿绿的叶子,向上的生命,虽不鲜明夺目却也天天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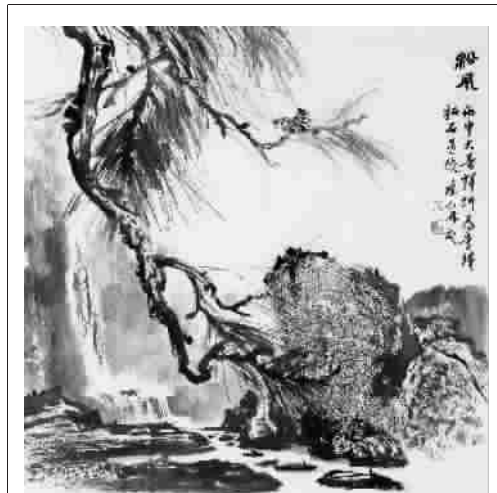
悄开放的小花……

这个花阴凉儿,不同于树阴凉儿,并没有阳光透过枝叶,缕出深深浅浅的影子,不过,每天用喷壶浇花后,地面的湿润保持得久些。干湿得宜,可能就是金龟子和



别的小昆虫乐意在这里栖身游弋,更是暮色四合后萤火虫从隐身而亮相的理由吧。——萤火虫的出现才是真正的“亮相”!

较起真来,这个花阴凉儿,其阴凉儿并不是花之所荫,也并不让人躲在下面乘凉,它所处南墙背阴,一晌午牵牛花也不会被太阳晒焉,在六七八月酷暑天气,算得一个好去处。我搬个小板凳



松风图 陈加林(绘画) 李瑾(石拓)

上海龙华寺方丈明旻法师在弘法修持余暇,喜爱即兴吟诵,写下不少诗篇。1992年明旻法师把诗作交学林出版社出版。经责任编辑周清霖整理编辑成“明旻诗选”(分精装定价5.30元,软精装定价4.30元)。学林出版社对此十分重视,10月3日,邀请有关领导和宗教界文化界的名人学者举办了新书首发仪式。同时还安排在华山路静安寺新华书店举行一次签名售书。书店业务员曹幼良非常热心,忙前忙后,具体落实。

那天一大早,书店还未开门,门前就已经人声鼎沸,聚集大批读者。最早的一位是清晨5点多就从闵行赶来。考虑到明旻法师年事已高,面对如此众多读者,恐难一一签名,由他弟子持明旻法师印章,盖章售书。尽管如此,读者依然十分踊跃。忙了一个上午,售书近五百册。当时明旻法师就在附近延安西路上的圆明讲堂,关注着签售活动,还特地约我们到圆明讲堂一聚。我和曹幼良等人兴冲冲地赶去。

第一次见到明旻法师。他一脸和善,语速平缓,非常平易近人。可惜,临时通知没带相机,没能和明旻法师拍张照片。他不仅招待我们吃素斋,还亲笔为我们签名留念。当他得知我在市新华书店负责图书进货工作,专门赠送我两本书。一本是明旻法师撰写的《佛法概要》,一本是朱玉琪写的《明旻法师》。还给了我一张名片。遗憾的是,这两本书当时是出版局内部资料准印的,还无法在新华书店公开发售,我也因此不好意思再去和明旻法师联系。(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“佛法概要”)

不过,这两本书,我还是认真看了,很受教益,至今仍珍藏着。屈指算来,已经24年过去了,但我和明旻法师这次见面始终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。今年是明旻法师百岁诞辰。敬以此文纪念,表达我深深的思念之情。



上了年龄后,每到夏天,我便会到大山里海拔高的农家屋来避暑兼静养。

山里的景致时晴时雨,每每雨过之后,雾气便从山峡谷底升腾而起,你可以用双眸追着它们直上天际,与云融合,揉成一对“白色恋人”。彼时,屋内一些容易激动的室友见到此景,就会提着嗓门惊叹:这朵云像“天狗望月”,那朵云又像“老人采药”,又像……又像……屋内也有低头一族,一边继续玩着手机,一边不耐烦地嘟囔:微信里那么多的新鲜事儿,还三天两头看云雾,腻不腻啊。

在山里晚上八点过后,坐在屋前小溪旁纳凉的人,会慢慢觉得有些不对劲,边自嘲“皮肤如何光滑”,边真切地感受到周遭的“冷飕飕”,怀抱双肩一一感叹皮肤冷得真像蛇的表皮温度。大山里的夜,空旷而墨黑,萤火虫忽明忽暗宛若幽星,再坐下来的人胆子好像变小了似的……于是大家学模仿样,老实人跟着胆小人,进屋忙着开灯去了。

那一刻,坐在藤椅上乘凉的我,穿着一条西装短裤,裸露在外的膝盖也

## 大山里的都市男人

金庆曾

感觉有丝丝的凉意,头发上沾着的几颗露珠,停着不晃了;也可感觉到鼻尖上毛细血管在微微膨胀,也弄不清是啥缘由?

这夜晚清新的空气使我有“微醉”,坐态中,刚合上眼皮,睫毛就纹丝不动了,于是头一歪,便“昏沉”去了。

此刻最怕的是周围有人说话,如果人或狗真的经过身边,我不会眨一下眼睛;臆想中倘若狗狗用舌头舔我,我会叫它离开,总觉得双方都不那么“礼貌”。似梦似真已经不那么清晰了。

一个处在极度静谧的人,不想有任何的惊扰,我嘴里发出蹭蹭的“磨牙声”,眉宇间会直竖着“感叹号”!

月亮慢慢走出云层,到了“模糊”时间,总会若隐若现地朝我脑门上移,似“淑女”样朝你看,不管你脸是“阴阳”的,还是一张老脸,它总会用那不离不弃的目光专注于你,给你想要的“月色”。

星星也悄悄移出了云层,像猫似的眼睛对你闪烁不停,欲把你老脸上的“雀斑”点点照亮。



层,像猫似的眼睛对你闪烁不停,欲把你老脸上的“雀斑”点点照亮。

九点过后,大山里愈发地冷,除偶尔传出邻家的婴儿哭啼之外,四周寂静无声。突然空中有几只小虫在振翅,朝我头上飞快地绕圈:大圈、小圈、加速旋转着,顷刻间,“嗖”的一声,又朝没有定式的地方飞去了。

山,起风了,大地的韵律如波涛般震响着山谷,树木被动地颤栗着,这时的树枝扬起长臂猴的手势,露出狰狞的面孔,大幅度张扬着;也更像一位狂酒之后的书画家拿着“扫帚”模样的毛笔,在大山里撒野泼墨。

这天晚上我有点兴奋,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,便起身倚在窗台独赏夜景。这时山风已静,远望群山苍海似铁,近处山涧泉水,月光轻柔地浮动,如同在窗前徜徉,深感:若再探起身,努力伸长脖子嘴唇便会尝到泉水,恰有一种“石漱流枕”的自然意境。

我臆想着:哪一天我把身子浸淌在这山泉水里,仅隆起半圆形的肚皮,盼着一只“青蛙”趴在上面,四目微笑,听它讲我听不懂的话。

深夜,大山里气场更大,千万座山,像千万个顶天立地的真男人,忠诚地从不动摇一步,铁了心地坚守在那里。它们酷酷,从不睡觉,也不懂得睡觉,睁着深邃的眼睛,迷恋着人间沧桑地老天荒,凝视着我这个都市男人进山和出山。

这山,阳刚中带着柔

## “眼力”和“智力”

——烹烹微信留言

杨榆焘

\*不知道不是要下雨,在操场一角又见到成群低飞的蜻蜓。可惜周围没有枝丫让它们落下,不然还是要测试看看,现在的蜻蜓是不是像小时候遇到的那些一样,笨到不知逃跑。#测眼力(并不)系列#

\*没有什么比跑着一颗斗智斗勇的心、最后却发现智商从来没在线,结局只剩下杀敌一千自损八万的一腔孤勇更悲惨的了,智力不够用还是活得大气洒脱一点好。

画的请求。他居然应允了,并为我女儿安排好了课程。我没有想到会如此地顺利,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。

毛老师为我列好的诸如素描纸、蜡笔等的画画材料,我都从文具店买来了。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,不知道女儿画画的兴趣,能坚持多久。

第一堂课,画一条鱼。女儿用铅笔打轮廓。可她不知道怎么样来布局,不是画得小了,就是画得偏了,她擦了画,画了擦,一副急躁的样子。我也跟着心烦意乱,却帮不上忙。毛老师过来了,很轻松地帮她画好了位置,一边很随和地说:“慢慢来,别急。”

女儿将鱼勾好线,就用水粉

颜料上色。毛老师一再嘱咐:笔画好一种颜色,必须要用水洗掉,用布擦干净,否则颜色混淆,就破坏了画面的效果。当然,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习惯。这样

## 童心和父母的爱

张存

的教学方式,我还是头一回见,自然也从中学得益。好的习惯可以说是终身受益的事,看来女儿是把毛老师的话记到心里去了。比我讲一百句都顶用。

毛老师家藏书很丰厚,走进那扇门,无论多么烦躁的心,都会安静下来。女儿喜欢上了那里的环境,特别喜欢去那里

走了世上许多地方,我素来对宗教意味太浓的地方兴趣不大,菲斯却是个例外。

说来也怪,自驾游历突尼斯、摩洛哥已一月,一直是晴空万里,艳阳高照,但在菲斯两日间,均从午后狂风雷电,暴雨如注,莫非,此城千百年来的神灵都出来用这种方式欢迎我们四位中国人。

我们入住的阿拉伯民居主人,一位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儒雅青年反复劝诫我们,在菲斯会迷路,一定要请当地导游,于是乎,他领养了一位跛脚中年男子,一脸庄严相地通过证件,用蹩脚英语声明是官方背景的正式导游。我们彼此寒暄,遂尾随其进入老城。

才行走了五分钟,我们便庆幸决策正确,老城如迷宫般,重重叠叠,弯弯曲曲的小径,依山势起伏,犬牙交错,不计其数。据说,9400多条窄巷小道组成了菲斯的骨架,老城中店肆林立,道路泥泞,更古旧,更破败,更原生态,人们衣饰传统,只讲阿拉伯语,城中不通汽车,只靠马与驴子运输。缝衣、织毯、铜器、灯饰、手工艺品、铁匠铺、蔬菜区与水果摊、小吃店……一字排开,宛如河流无尽头,游人摩肩接踵,各种语言,各种肤色,构成奇妙场景。导游显然非常自豪,时不时停脚与店铺中的人打着招呼,并用阿拉伯语隆重介绍着我们。我的三位资深摄影人进入创作期,见到敲击铜器的作坊,拉着各种造型生动的铜制品,忍不住上前拍照,被店主大声喝叱,这位导游遂用更大怒声镇住店主。

菲斯是享誉世界的皮革制造中心(许多世界名牌都在此加工),导游领我们至一处,老远便闻到一股臭味,愈近愈烈,只见庭院中放着大大小小数十只圆筒染缸,从十六世纪开始,取皮,泡制,晒干,染色,缝制全依古法,手工操作,尤其是用鸽子粪鞣制皮革,使其柔软,更是一绝,亦是臭味来源。参观时,我们每人都领到一支薄荷叶放在鼻前还是恶臭难闻,望着陈列室内五彩缤纷,精美异常的皮革制品,我怎么也无法将臭鸽粪缸与其联系在一起。朝天一瞧,怪不得菲斯上空有如此多的鸽子在飞翔,却不知有此妙用。

下午,导游领我们参观清真寺及经学院,古城大门正反双色,正面是孟菲斯蓝,反面是伊斯兰绿,煞是好看。卡拉维因大学被喻为世上第一所大学,瓷砖,大理石,雪松木饰,琉璃瓦顶……无不告诉着人们它当年的辉煌。经学院图书馆在中世纪也是声名远播,其中,大量手抄本、彩色插图古兰经及古籍尤为珍贵,不远处,伫立着卡拉维因清真寺,曾为北非最大,可容纳2万信徒祷告,外观繁复的花饰和绚丽的瓷砖令人着迷,可惜只接待伊斯兰教徒,我们只得在外打量一番。

导游虽是跛足,但步履矫健,两日均五六小时不间断行走,不见倦怠,从他口头,我们得知:菲斯由伊斯兰教主穆罕默德后裔伊德里斯在九世纪时建城,至十二世纪达到鼎盛,现在依然居住着上百万人口,保持着中世纪的生活方式,时光仿佛在此凝固了。1981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,是世上现存最大规模的中世纪风格古城,至今还是伊斯兰宗教文化中心之一,被誉为摩洛哥精神首都。

临别时,导游眼中明显有不舍之意,重复了几遍:菲斯应当一来再来!

情,吐纳出天真地秀,抚摸密匝匝穿梭、拥挤着,似成着有灵性的花草和古木。这山,无论白昼黑夜,依然流出那清澈般的泉水,涌向沟壑,泻进缝绻,倾其所囊流淌山地各处。

随着天渐渐凉快,我将无奈地再度“出山”回城。瞬间“精神老宅”又开始混沌了,眼球里进出千万栋高楼,高昂着头颅睁着“红眼”争比谁高;人群

一定是苦的,可学会了就很快乐。你现在已经很好了。下次爸爸出书,还指望你给我插图呢。”我给她吃补药,倒是立竿见影,她又坚持下去了。其实,这也是毛老师教我的办法。对于孩子,最好的教育就是引导和鼓励,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和打骂。

我没有想过女儿将来在画画上有多大的出息,我只想她能过得开心和健康。我将她的每一幅画都好好地收藏着,等我老了,翻出来看看,那里有她的童心,也有我们做父母满满的爱。这就很知足了。

注重了解和鼓励,并做孩子感兴趣的事,明请看本栏。

## 菲斯印象

戴大年

行脚印迹



## 十日谈

学艺路上